

钱玉贵 著

遭遇

ZAoyu

CHENGSHI

城市

吉林人民出版社

钱玉贵◎著



遭遇城市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遭遇城市

著 者:钱玉贵

责任编辑:吴兰萍 wlp818@sina.com

封面设计:潘 烽

责任校对:吴宝吉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电 话:0431-5649710

印 刷:吉林市凤凰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3.125 字 数:31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3778-X/1·306

版 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 000 册 定 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长歌当哭 人生无悔

——序钱玉贵中篇小说集《遭遇城市》

温 洪

001

我曾经以为我对阿贵相当熟悉。打交道已逾十年，电话往来不计其数。那些玩笑，那些长谈，那些只言片语的问候，无不勾勒着一个激情洋溢、侠骨柔情的“剑客”形象。我甚至以为，生活在“英雄情结”和理想主义中的阿贵，只要获得合适的条件或曰土壤，便会演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中国当代的堂·吉珂德。

不料近日集中阅读阿贵近十年来陆续发表的十几部中篇小说，竟觉得先前的阿贵有些模

糊，而眼前的阿贵难以把握了。

阿贵小说的大背景，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强烈冲击和震撼。随着乡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就业结构的嬗变，一大批青年农民以及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历着脱胎换骨似的灵魂蜕变。这中间的矛盾与痛苦，挣扎与奋斗，迷惑与失落，甚至堕落与毁灭，无不带着深深的特定时代的印痕。

阿贵小说的主人公，大多便是这样一群时代特征鲜明的中青年。《苍白》中的主人公肖魁，最初因为办公室中遇到的不公正待遇愤而辞职；下海后又因为忍受不了私企老板的颐指气使而自“炒”自己；随后当过建筑工人、清洁工人、家庭教师和推销员，始终在远离家乡的海口和三亚寻找着自己的人生归宿，最终却在生意场上败下阵来，以“嫖娼”被拘而结束了一段惨痛的人生经历。《破碎》中的主人公“我”，不仅经历了“老同学”李威在生存和精神双重压力下的病死；目睹了李威女友刘敏由坚守爱情，不惜去生活极其贫困的大别山孕育遗腹之子，到决绝地跟上一个“老外”到澳州去定居的转变；而且还经历了与另一位老同学——潇洒英俊善良热情的王小强因生意失败而吸毒成瘾终至于自杀的惨痛结局。他们都是社会转型期的颇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人物。当社会变革的大潮排山倒海般地冲刷过来之时，他们实际上都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他们却是最早意识到这些潮流并且并非完全被动地被裹挟进来的人群。在顺流而下甚至急流勇进的过程中，他们的经历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梦想、反叛与思考，是阿贵小说人物形象的共同特点。阿贵的中篇小说中人物范围很广，上至市委书记和市

长，下至卖淫女和吃软饭的“小白脸”，而更多的则是奋斗而失意的青年。他们无论具有什么样的身份，却都具有共通的特点，那就是有一个躁动不安的灵魂。他们向往幸福，不甘贫困和平庸，习惯于向命运挑战，而从不向环境和压力妥协。他们崇尚诚信、互助、自尊和平等，却又无力应对贪婪、物欲、欺诈以及声色犬马种种的诱惑。《遭遇城市》中的小芳，原本是一个美丽而纯洁的山里姑娘。她在穷困不堪中长大，“每月一次的来潮都让她痛苦不堪，连像样点儿的手纸也用不起。”由于摆脱贫困而起的城市之梦，使她在一天夜里独自跑完了三十几里的山路，懵里懵懂地闯出乡里，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最初的失贞并非她的过错，而且她也曾经拼命地逃离不贞的宿命。在一个单身中年人许琛家里做保姆时，她仍然做着单纯而美丽的爱情之梦。但是许琛死在唐古拉山脉的探险之中，而已迅速地城市化了的小芳终于自愿地选择了卖淫的生存方式。“贫穷似乎比堕落更令人难以忍受”，这似乎是一个不朽的定律。而纸醉金迷的生活似乎永远比道德约束更具有力量。遗憾的是，生活的规律由无数固定的链条组成，当已变成娱乐中心大领班的miss重新燃起爱情的烈火之时，她痴迷并深爱的男人不仅骗走了她的积蓄，而且以10万元之价把她转让给了一个台商。至此，那个淳朴美丽的山姑完成了彻底的毁灭。这是一种善良和纯洁的毁灭，毁灭的过程和毁灭的原因令人齿冷，而毁灭之后的混浊和迷茫更发人深思。她的命运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冷峻而残酷的，而阿贵在把这种残酷的思考带给我们前后，已经在他笔下众多类似命运的人物中经历了太多思考的痛苦。他笔下那些主人公们，都因挣扎而思考，而由思考引发更加痛苦的挣扎。这种长达十几年的循环往复，使阿贵作品蒙上了深重的感情色彩和理性意义。

同早期阿贵作品的缠绵悱恻和相当程度的罗曼蒂克与理想化相比，这部中篇小说集的大多篇章开始清醒地面对现实，并对现实中的某些困惑进行了形象的诠释和批判。《苍白》、《破碎》、《雨打浮萍》、《遭遇城市》、《明天的去处》和《边缘旅程》都是这类现实主义作品。而《红颜漩涡》与上述作品稍有不同的是，作品的主人公不再是一群在社会底层苦苦奋斗的小人物，而是直接进入到了副市长崔可与她的情妇李珊以及本城首富魏金宝的“上流世界”，而这里的正直与权谋、金钱与权力、政治与美色，同样反映了许多光怪陆离的现实矛盾。《五石》则是一个例外。尽管也是一部绝对对写实的作品，但它表现的是少年成长的烦恼。以五石苦苦的单恋为主线，以五石妈和张材叔四十年的暗恋与愉情为副线，表现了淳朴的矿工生活的清新与无奈，其丰富的生活体验使人如置其中，格外具有感人的力量。还有一个例外是《景色》，无论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与其他作品不同。而从现实推回到久远的年代之前，人性的厮杀与生存的艰辛仍然给人带来相当的震撼。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在国有大企业中担任要职而在文坛已崭露头角的阿贵，哪来如此沉重的伤痛和失意。而令人刮目相看的是，激情洋溢的阿贵开始走向冷静和深刻。我以为：人物和作品表现的思想，无不折射出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和生活认知。从江南一个山青水秀的小矿走进都市的阿贵，永远保有了人生初识的价值观与自己童年的梦想，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厚积与商品经济带来的泥沙俱下，则构成了阿贵顽固而矛盾的“城市情结”。阿贵作品中那些苦苦的追索和探寻，正是作者本人灵魂的载体。从理想主义出发，到挫折与幻灭，再到重新上路前行，阿贵在忙忙碌碌、风风火火地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延续着永不休止的精神苦旅。

我于是相信：不断地前行必将会导致伤痕累累的阿贵，最终也将获得一份无悔的人生。

阿贵在化工行业之中，是仍处在上升时期、发展前景看好的作家之一。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文学院首届签约（合同制）作家，阿贵的作品正日益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也许，经历了“城市阵痛”而同样有着丰厚的国企生活经历的阿贵，在未来会拓宽他的题材并深化他的思想，开拓出另一番更新更广的创作天地。

序言

2004 年春 于北京

目 录



目
录

	长歌当哭 人生无悔	温 洪
001	苍白	
052	五石	
098	破碎	
130	雨打浮萍	
161	遭遇城市	
201	景色	
245	明天的去处	
292	红颜漩涡	
353	边缘旅程	
405	后记	

001

苍 白

苍
白

每一次的背叛都使我们离最初的反叛越来越远。

——米兰·昆德拉

十四年前，他曾有过一个梦想：飘游世界，寻找他渴望的宝藏。在当时，这个宝藏可以理解是财富，或是某个漂亮女人，或是某种境况，总之，那个时候他还说不清楚。大学毕业后，这个梦想渐渐明晰起来：他历尽艰辛终于飘游到了个陌生的地方，在那里，他福星高照，财运亨通，娶上了梦寐以求的女人，拥有一座临海的豪华庄园。有天早晨，他穿着丝绒睡衣，站在宽大的阳台上，眺望大海，对自己说：我是从海的那边飘游过来的么？

这个骚扰了他整个青春期的梦想，曾使他彻夜不寐而神志恍惚，对于前途的障碍难以辨认。当然，这个梦想，使他的女友周丽兴奋不已。她用那蛇一般柔软的手臂搂着他的脖

001

颈。她的脸蛋，那张甜甜的像苹果般红润诱人的脸蛋厮磨着他冷峻的面颊。她感到陶醉；她相信自己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女人，他梦想的那座临海的豪华庄园为他俩共同拥有。她甚至相信，他梦中的那天早晨，她恰巧就在他身后，在他说出那句“我是从海的那边飘游过来的么”时，她马上依偎在他肩上，无限柔情地说：“当然嘛。”他把她搂进怀里，拍拍她漂亮的脸蛋，说：“我那是做梦，你知道么？”周丽回答道：“做梦，难道我们不是在一起么？”“但愿在一起吧！”他说得十分勉强，像是疲倦得马上就要睡去。他们回到卧室里，开始做爱。他们在混沌的爱河里迷失方向。

列车是午夜进站的。同座位的流浪汉把头探到窗外，看清了站名，便急急地用那只脏兮兮的手拍着仍在沉睡的肖魁，说：“兄弟，到站了，你到站了。”肖魁醒来，揉揉眼睛——那双布满血丝、满是倦意的眼睛。这一刻，他非常犹豫：下不下车呢？流浪汉似乎看出了他的神志恍惚，催促他，说车马上就要开了。于是，他从座位上站起，急急地下了车。站台上，寒风阵阵，他不禁打着冷颤，便愈吃紧得很。他听见列车上那个同座位的流浪汉在“兄弟兄弟”地叫他（他俩同行整整一个昼夜。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呛鼻的怪味曾大大地节制了肖魁在旅途中的食欲）。他回头，看见流浪汉从车窗探出身来举着一只大旅行包：“兄弟，你的包忘拿了。”肖魁记得那张清瘦苍白的脸，他说他原是个乡村教师，前几年害了一场大病把下身阳物弄萎了，妻子与人通奸，他受不了那种羞辱才从乡下出来流浪的。肖魁朝他摆摆手：“全归你了，那包和里面的东西。”列车长鸣起来，接着开始启动。流浪汉把头探到车窗外，显得很激动：“兄弟，我们还能见面吗？”这话问得突然，肖魁愣了一下。

“能——吧”这种随意性的答话，居然在第二年深秋真的兑现了，而那时，对于肖魁来说，真正的飘游之梦仿佛才刚刚开始。

从站台走下来，肖魁赶紧溜到栅栏边的黑暗处小便。他首先想到了周丽，想到在玄黄寺胡同里的那间屋子，那张供他与周丽销魂的大床。其次，他想到熊哥，想到妹妹燕子，想到……一个戴大沿帽穿制服的黑影走到他跟前，他正试图排泄完最后一滴尿液，但那个黑影不容分辩地一把揪住他，拉到亮处，推搡着，押进车站里面一间叫“民警值班室”的屋子里。

两年前，当肖魁从渡轮上跳下来，一脚踏上人流熙攘、语言杂乱的海口时，他的大脑在一瞬间曾非常真实而清晰地再现过他中学时代那飘游之梦的境界。他有种归宿感，呈现在他眼前的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穿着大红大紫的男人和丰腴妖艳的女人，与他都存在着某种联系：仿佛是因为他的到来，这一切才富有新鲜的刺激感和挑逗性。他点着一支烟，狠狠地吸着，以此来镇定心潮异样的激动。

他找到一家公用电话亭，开始给陈少明打电话，“喂，谁呀——啊，肖魁！到海口了，太好了！”陈少明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很做作，“你直接打的来吧，我在公司。”“听着，我没钱啦，这电话费可能都要你付哩。”听筒里传来陈少明那种大亨般的笑声：“好吧，好吧，把你的位置告诉我，我派车来接你。”

陈少明已经不是大学时代那个吝啬的性情孤僻的奶油小生了。他那曾是土里土气的中分式发型变成了大背式，且梳理得一丝不苟，油光可鉴。瘦长的体形发福多了，面

色红润，加上一身名牌西装，派头十足。他把“大哥大”摆在餐馆的桌上，让服务小姐送些饮料来。肖魁马上叫起来：

“不行，无论如何先来米饭，我还是昨晚在湛江街头吃了两碗面，肚皮都粘一块儿了。”于是陈少明点了几道菜和两碗饭。

此刻，陈少明姿态优雅地吸着万宝路香烟，斜靠在坐椅上，架着腿，看着一副穷困潦倒模样的肖魁在狼吞虎咽，他的嘴角不禁绽出一丝揶揄：“大魁，我看你像是从灾区来的。”“差不多吧。”肖魁没停下筷子，额上挂着点点汗珠。“见不到你，我他妈会躺在海口大街上，让太阳晒化了。”他说的是实话。

饭菜下肚，肖魁打了个长长的饱嗝。两人这才举起酒杯喝起来。他们聊起一些老同学的近况和当年校园里发生的事情，这个话题两人都很有兴趣。他们很快就说到一个名叫戚丽荣的女孩。虽说如今做了总经理，腰缠万贯了，但说到戚丽荣，陈少明心里总还是酸溜溜的。当初，戚丽荣是全系里男生的钟情目标，陈少明没少努力，但对方反应冷淡。相反，肖魁并没有表示什么，却把戚丽荣整个芳心独占着。

“大四”时，肖魁几乎公开与戚丽荣相伴相随。有一阵子，周丽接到匿名信突然来大学里跟戚丽荣闹。肖魁不用调查也能断定这种恶作剧系陈少明所为。他费了一番周折才把周丽唬住，对她说他跟这个姓戚的漂亮女孩只是逢场作戏，只想摧垮一个人，那就是陈少明。为此，他还自掏腰包，办了一桌酒宴，带着戚丽荣、周丽，特意把陈少明请来，使他难堪。当时全系里两个顶尖人物肖魁和陈少明，好像自进校园第一天起就在各个方面竞争起来，表面上谁都不愿意公开这层心理，直到临毕业前，在酒桌上两人才敞开心扉，推心置腹，成了朋友。戚丽荣分配回到北京（她有个当副部长的爸

爸)，那段浪漫的感情也就烟消云散了。当然，大学四年，陈少明算是单相思了四年，除了一张集体毕业照可作纪念外，他几乎没跟戚丽荣发生更多的关系。或许由于这方面的缘故，他没等分配通知下来，就独闯海南了。

“大魁，你坦白，碰没碰过戚丽荣？”

“你什么意思？”肖魁把烟雾吐得很高。

“是那种——‘碰过’？”

肖魁看出了陈少明眼里那层暧昧的含意，他笑了：“碰过又怎么样？”

“老子真想杀了你！”陈少明做着刀劈的手势。两人大笑起来，餐馆里不少人侧目过来。

“人生如梦，你我想不到会有今天。”陈少明变换了语调，把身子靠上椅背，下意识地牵牵花条领带，似乎是摆正自己身份的姿势。“我居然成了商人，而且可以发号施令。”

肖魁顿时面泛赭色。他不愿意谈自己的处境，特别与陈少明的地位身份作比较。此刻，他清楚地知道，他从内地辞职来投靠陈少明，以他的人格和自尊来说，无疑是向他过去轻蔑的对手屈服。他不想说什么，否则，他就不会选择这种难堪的现实，也不会在一个多月前的那天下午拂袖而去。

那是个细雨霏霏的下午。梁伟平闯进肖魁的办公室里，神情严肃地告诉他必须妥协，否则党政联席会后他的辞职报告就可能被批准通过。肖魁说我他妈妥协就是孙子。于是梁伟平叹口气，走了出去。两个小时后，梁伟平再次闯进肖魁的办公室，里面乌烟瘴气，肖魁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对肖魁说，你完了，你现在可以去做无业游民了，你是个大傻瓜！肖魁瞪了他一眼，没吭声，抓起桌上的电话拨海口陈少

明的号码。梁伟平把电话按住，他在恳求他去妥协，以他们彼此从大学分配到公司同事两年交情的名义。他甚至肯定，只要肖魁去妥协，一切还有挽回的余地。肖魁一句话就把梁伟平的希望击得粉碎：就是他们来跪着求我，也绝不妥协！他把电话拨通了：陈少明，我荣升了！我是他妈的皇帝了！我会戴着皇冠去海口的，你听见了吗？声音之大震动了整个楼层。

他当时真正的痛苦是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了空前的打击。这种打击来得突然而有力，他是在被利用和出卖的同时才意识到的。他作为公司行政秘书，对于部分中层干部对公司主要领导人有意见的事早有耳闻。职代会前夕，有一份材料报到局里，是要求罢免公司主要行政领导的提案，上面居然冒出他的名字。他不敢肯定这是不是梁伟平干的，但他知道梁伟平是主要策划人和提案起草者，他对梁伟平的政治野心和仕途欲望，一向是比较清楚的。但梁伟平矢口否认。无奈，他只好公开向领导者辩解和声明。事隔不久，“罢免”风波平息，梁伟平由综合科调秘书科任副科长，他由秘书科调调研科，其实是被闲置起来。有风声说下一步将他再调信息科。他受到不公正的冷遇，才提出了辞职报告。

他踟蹰在雨中的街头，一辆的士突然停到他身边，人高马大的熊哥从车里跳下来，上前一把拉住肖魁。“怎么啦，你？这么大雨，也不找个地方避避？”他把肖魁拽进车里。显然他中午喝过酒，嘴里喷着酒气。“我辞职了。”熊哥猛拍大腿：“哥们儿，想通啦？帮我干吧，大仙酒店的经理给你！”肖魁把烟雾喷到熊哥的脸上：“帮你干，是孙子！”熊哥一脸懊丧：“那你想怎么样？”肖魁凄戚地扯动一下嘴角：“到海南去。”

临行前，熊哥在他的大仙酒店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为

肖魁送行。事前，熊哥没请梁伟平参加，但开宴不久，梁伟平就来了。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像是事先受到邀请似地走进雅座间。他径直坐到燕子身边，对大家点点头。坐在他对面的熊哥，看见他坦然地坐在自己的意中人身边，恨恨地瞥去一眼。他看得出，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其实肚子里未必有好主意的家伙，对肖魁的妹妹燕子早有取悦之心。而燕子似乎明白这些，只是不以为然，对谁也没有明确自己的态度。她礼貌地对坐到自己身边的梁伟平笑笑。此刻，熊哥那张黑圆的脸上正显现着一种不易觉察的愠怒。

对梁伟平的到来做出反应的还有坐在肖魁身边的周丽。这个漂亮单纯的女孩似乎直觉地厌恶梁伟平这种人：外表衣冠楚楚，内在猥猥琐琐，总怕某种秘密被揭穿似的。梁伟平刚刚坐定，她就不胜轻蔑地发出一声鼻音，然后毫不掩饰自己对肖魁的痴情和敬仰，把披着长发的脸蛋靠上肖魁的臂膀，做出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在以往许多场合，她差不多都是以这种方式表示出对某人的鄙夷或蔑视。当然，对于肖魁和梁伟平之间的貌合神离她早有耳闻；她为肖魁的正直和愤世嫉俗而自豪。

酒席的气氛始终没有高潮，这并非仅因梁伟平的意外到来，燕子的表情也是冷冰冰的。前些天，当肖魁在家里把自己辞职和去海口的事告诉她时，她当场就哭了。她认为哥哥疯了，丧失理智了，这么大的事竟不跟家人商量一下。父亲长年病瘫在床上，母亲体弱多病，兄妹两人支撑着门面，哥哥一走，她怎么办？万一父母出点什么事，她担当得了么？更令她痛苦的是，肖魁当着她的面，对父母谎说是公司要把他派到外地工作几年。听说是公司领导信任他才派他到外地工作的，父母没有了异议，认为这是孩子有出息的表现。燕子后来问他：你要骗爸妈到什么时候？肖魁说，骗到什么时

候算什么时候，反正我也说不准。

当熊哥为打破尴尬气氛，举杯预祝魁哥去海口发财时，燕子眼睛红了，她忍不住冲熊哥道：发了财又怎样呢？像你一样开个酒店？熊哥立马脸涨得通红。他跟燕子自小就很要好。中学毕业后，燕子考上一所卫校，分在市立医院当了护士。熊哥记得，自打他高考落榜后开起这家大仙酒店，燕子就对他冷落起来。现在，燕子当着众人面这样恼他，使他十分难堪。梁伟平不失时机地开了腔，他还是认为肖魁应回公司向领导妥协。他的建议立即遭到周丽的反对。她认为，好男儿志在四方，肖魁应该出去闯一闯，只要过得自由舒坦，活得潇洒充实，就有意义。她措辞有限地说着这些时，燕子那双潮红的眼中闪出不屑的神情。她无法弄明白，她哥怎么会爱上周丽这样浅薄的女孩，且相恋了十几个春秋！肖魁举杯朝着熊哥说，我走后，我们家的事就拜托你照应了。熊哥激动地点着头：没问题，绝对没问题。有肖魁这句嘱托他今后更可堂皇地出入燕子家了。肖魁继续说道，你还要保证燕子不受别人欺负。这句话使熊哥顿时扬眉吐气：那当然！此刻梁伟平却变得不自然起来。这时燕子却满颊是泪倏地站起来，冲肖魁大声叫道：你是个懦夫，你害怕承担责任！你永远不要回来！说罢就冲出了雅座。接下来的一切，肖魁全没在意。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他感到轻松起来：那种时常折磨他的压抑感成为一种弥漫开来的困惑和迷茫。他开始向一个目标飘游，然而前方等待他的究竟是什么，他却茫然无知。他觉得自己好像是醉了。

子夜时分。周丽搀着不胜酒力的肖魁踉跄地走进玄黄寺胡同。这是老城区里一条又破又窄的胡同，漆黑一片。但它记载着肖魁与周丽的初恋情史，特别是肖魁作为少年情郎的英雄史。周丽的父母去世早，她跟哥嫂长大。那时，肖魁在